

捂住耳朵小聲唱

唰一聲，你拉開書包拉鏈
翻書、寫字，微調身體姿勢
點頭搖頭，肩膀掃過髮絲
放學路隊中，腳步沙沙移動——

這是在學校裡的你，僅能發出的聲音

即便我也不擅交誼，卻總是努力催化
每一場可能的群體遊戲，邀來其他孩子
與你一起用葉子串燒，用花朵熱炒
那麼用力，激起每一句可能的對話
像不諳水性的我，勉強在水裡踢出水花
觀察你每個瞬間表情，但大多只是忙著澆熄
你隨時引燃的哭泣

有時疲憊而放開了，我緊緊牽著的你的手
不再踏入任何一間診所，相信這或許不是病
正如每顆石頭，都有著獨特的紋理
但它們悄悄開裂，終究成為
各種顯而易見的難題

此刻，我又聽見放學後的你
滔滔的聲音，你說轟然的下課聲裡
你曾摀住耳朵小聲唱
偷偷關門，讓身體成為秘密基地
聆聽自己的吞嚥與呼吸，感受聲帶最細微的震動
像潛入空無一人的水中
觀察一道直射的陽光
看幾顆緩緩上升的氣泡
我彷彿看見水中的你
笑的那麼調皮

或許哪天，將有人經過而聽見你
他將獲准進入你的宇宙
那個我從未知曉，付出太多努力
卻終究得由你自己建立的星系
你們將一同飄浮，在你語詞的池水裡
撿拾池面上細碎的波光，一片片貼成
你們隱隱發亮的魚鱗

不妨我也學你，摀住耳朵
聽自己變得陌生而沙啞的聲音
看似那麼堅強，卻只是證明自己
一再受著那麼重的傷，走著跌著摔著
我還是在唱，唱你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
唱你最愛亂唱的那首
唱你生病的時候，臉變得那麼瘦
眨著大大的眼睛，不明白自己的憂愁

有天或許我推開門，大聲唱給你聽
唱這一路上你早已遺忘，那一層層
自你身上蛻下的苦痛，曾那樣重重的
披上我的肩頭——但或許，我該一直摀住耳朵
小聲地唱給自己，將它唱成一個秘密
愈唱愈遠，成為一圈永不復返
淡淡的漣漪

【註】女兒在四歲時確診「選擇性緘默症」，至今仍無法在校開口說話。

隔壁的門

敲門，再敲門。先是手，後是榔頭
隔壁的門發出巨響，金屬的淚噴濺出來
敲擊我家的門，敲擊貼在門後的
我的耳朵

「躲好了沒——」捉迷藏的時候，你總是說
「噓，躲好。」此刻你的母親說
如果可以，讓我們躲進磁磚隙縫，排水孔
躲進沒有飯的電鍋，這回一定要躲好
不能露出任何線索

榔頭持續地敲，門的關節應聲碎了
被拆下的門，斜斜倚靠於牆邊
像前幾天你的生日蛋糕上
插得斜斜的那三根蠟燭

那些陌生人進入你家，其中一個說
你們可以「保持緘默」——
「ㄐㄩㄝ」，可以吃嗎？我彷彿聽見你說
他們打開所有抽屜，沒收你母親的針筒玩具
你才知道，原來母親也愛玩打針遊戲
你似懂非懂眨了眨眼，眼前的世界
又變老一些

我想起有次，你敲我家的門
你擅自闖入，好奇逛了我家一圈
還有一次，你母親也敲我家的門
向我借了一直沒有還的 600 元
你學會數字了嗎？
大肚 6，像你母親懷你的時候
兩個 0，是被快速擲出的棒球

球上的縫線，像你臉上
縫了五針的傷口

隔壁漸漸安靜下來，我牽著我的孩子出來
從那空去的門框內，幾位陌生人
也正巧走了出來，隨後是你和你的母親
你像每次要出門玩那樣雀躍
她則低頭默默，沒有看我
我來不及與你道別
電梯兩邊的門同時打開
你們進入左邊，我們
進入右邊

她小時候

她小的時候
揹著比她更小的孩子
煮飯洗衣，餵雞養鴨

她在起霧的時候
走很長的路上學
教室裡籠罩著滿滿的
像霧一樣的國語
她的課本被淹沒
霧裡傳來一聲
自己的名字
「又忘了帶學費？」
在霧裡，她輕輕點頭

父愛毫無積蓄
剩餘的只有暴力
她成為愛哭的孩子
哭沒有用，她告訴自己
但哭著哭著
就長大了

她小的時候
和我長得很像
就像是另一個我
經歷一段
截然不同的人生

她哭得很多，後來
就哭出了我
她決定讓我幸福的長大
讓我代替她

應該要幸福的那個部分
活下來

和媽媽一起敷臉

去連鎖店買了特價面膜
回家，和妳一起敷臉
妳一張，我一張
面膜底下，兩張和彼此不太像
卻又有些相像的臉

我們都有高高的顴骨
不太高的鼻樑
都很愛哭。中年以後
雙眼皮疊成三眼皮
笑起來，眼尾紋卡進粉底

我的老人斑是小小的棕色鯨魚
潛伏許久，終於也浮出水面
和妳的那些鯨魚，打招呼

時間的鋤頭，在我們臉上
耙出深深淺淺的紋路
把土壤翻得鬆鬆的
陸續種下很多
我們並不想擁有的

用玻尿酸澆灌我們的臉
吹著口哨，卻喚不回
那隻名為「青春」的小鳥——

有天，我聽見牠起起伏伏的鼾聲
牠竟睡在我的孩子，妳的孫子的髮梢
飛在他們把玩積木的指間
站在他們的早餐桌上啾啾唱歌

電視的聲響穿透客廳
妳種在陽台的花
有些開了，有的謝了
敷著面膜的妳打起盹來
我替妳拿掉那張
即將乾去的面膜紙——
這張臉，就是數年後的我嗎？

重新獲得水分的臉
彷彿剛下過一場雨
我忽然想起童年某個雨天
妳撐起大傘，接我放學
我抬頭望你，傘下的那張臉
舒展新鮮翠綠的葉片
當時的那張臉，會不會正好
就像我現在的臉？

寫予阿嫲的詩

寫一首詩予阿媽
寄去參加文學獎，竟然
得著獎金 15 萬——
阿爸、阿母誠歡喜，佢講
原來寫詩，遮爾好趁？

我燒香共阿媽講
唸彼首得獎的詩予伊聽
毋知伊甘聽會著？若有
伊會有啥物反應？

我臆，伊一定會共我呵啉
猶毋過，應該對獎金無興趣
因為錢無價值，買袂著
人間往來天頂的門票
亦買袂著阿媽佻阮的回憶

我沓沓仔唸我的詩，一句一句
跟綴白煙飄往天頂
變作一蕊一蕊的雲
若是數念阮，阿媽就共雲捏做
一个我，一个阿爸，一个阿兄……
風吹來的時，就親像佢孫一个一个
佇伊的身軀邊跳舞

天雄雄反烏，烏雲聚集相倚
這種天氣，時常予我想起阿媽……

讀小學的時，若欲去讀冊拄著落大雨
阿媽總是提出一趂 XXL 號的糞埽袋仔
倒出一堆靴管，一大港若水沖

一陣孫仔倚過去，隨人揀一雙
靴管時常無合跔，正跔穿做倒跔
阿媽趕阮過車路，像趕一陣鴨仔囡
佇塗跔踏出水泐，一圈一圈

一枝香燒了，我的詩也唸完矣
親愛的阿媽，不知妳甘有聽著？
這 15 萬籬，若是換會著
通俗妳講一句話，毋知有偌好？
窗外的雨霎仔一滴一滴，佇路面寫字
雨聲一句一句，細語微微
這甘會是天頂的阿媽妳
寫予我的一首詩？